

西部大陶金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中国 1989：西部大淘金

著 者：张 广 平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三中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13.75

字 数：293, 000

版 次：1992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21,000

书 号：ISBN 7-5033-0515-0 / I · 262

定 价：7.0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张广平，兰州军区专业作家。

1935年12月，出生在山东省东平湖畔后泊村。

1952年10月，十六岁扛起大枪跨过鸭绿江，投身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战士、卫生员、护士、学员。

1956年底回国考入天水高级步校，1958年毕业后，调兰州军区文化部，改行从事文化艺术工作。

1957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白衣战士》。

多年来在担任行政工作的同时，坚持创作，陆续发表出版了《云岭之战》、《战魂》、《血之吻》、《大漠人》、《魂系老山》、《进军卧虎坪》等中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有《生命之光》、《南疆的星》等，共有二百余万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甘肃分会理事。

目 录

第一章	十万火急八千金农陷绝境	(1)
1.	昆仑金灾震惊中外	(1)
2.	1017 公里处	(5)
3.	变成灾民的救灾队	(13)
4.	从金场归来的女记者	(23)
5.	淘金者	(35)
第二章	格尔木的另一场“黄金救灾”	(49)
6.	愤怒的金农	(49)
7.	采金证——比黄金还昂贵的交易	(56)
第三章	西进之路	(68)
8.	黄金道今昔	(69)
9.	三进金场	(78)
10.	大漠深处的架子车队	(81)
11.	五道梁下的血迹	(95)
12.	青海湖畔的惨叫声	(97)
13.	踏儿血路去出征	(109)

第四章 黄金的诱惑	(116)
14. 逃离金场难逃生	(117)
15. 昆仑弃尸	(123)
16. 他真挖到了金子	(137)
17. 三代淘金人	(152)
18. 白骨与金沙同眠	(164)
第五章 冒险的代价	(167)
19. 两条命换来“万元户”	(168)
20. 麻袋裹尸	(187)
21. 悬崖下的揣金者	(190)
22. 粗鲁汉一肚子苦水	(193)
23. 掘金自埋的人	(199)
第六章 砂娃子们	(203)
24. 生死合同	(206)
25. 不冻泉倒下洪洞人	(216)
26. 不能看金的淘金者	(221)
27. 吞金沙娃	(223)
28. 街头流浪	(228)
29. 剥光衣服的尸体	(231)
30. “旱鸭子”下水	(233)
31. “女儿国”里哭贤婿	(236)
第七章 亲人泪	(242)
32. 天塌地陷太阳湖	(244)

33. 绝症拒治疗	(247)
34. 夫妻恩仇	(252)
35. 无尸灵堂	(258)
第八章 金场械斗	(265)
36. 无奇不有的西部金场	(266)
37. 流血的仇杀	(268)
38. 郊外“之战”	(277)
第九章 “金把头”们	(287)
39. 从拾粪娃到“金把头”	(287)
40. 黑城枪声	(300)
41. 筹款“买命”	(315)
42. 黄金巨星的陨落	(336)
第十章 在黄金灾害的幕后	(354)
43. 惩治腐败震撼戈壁城	(354)
44. 受惊人神魂恍惚走绝路	(365)
45. 钱啊，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375)
46. 政策攻心	(386)
47. 斩断黑手	(408)
尾 声	(427)
后 记	(430)

第一章 十万火急八千金农陷绝境

1. 昆仑金灾震惊中外

中国西部，有一座神奇的昆仑山。昆仑山下，有一个神奇的格尔木。

在蒙语里，格尔木称之为“高鲁木斯”，意即河流密集的地方。就是指这些从象横卧的洁白的昆仑母体上乳缝间，滴落出溶化的雪汁，顺着砂沟草窝儿，往东奔流直下，注入大戈壁，逐渐形成了下游气势磅礴的江河，去滋润我们的中华大地。

进入海拔五千多米的五道梁后，更为神奇的“昆仑六月雪”景象就会呈现在眼前，遍野白茫茫一片，壮观极了。

昆仑山这位美丽文静的女神，想不到也有发怒的时候。大概山下那滚动的淘金人潮，惊扰了女神的恬静吧。

1989年5月25日，云头闪出几道雷电之后，随着大地突起的狂风暴雨，昆仑山飘舞起了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刹时天变得寒冷起来，路面马上变得泥泞难行，正前进在距西宁两千公里之外昆仑腹地的八千金农，一千多辆汽车、拖拉机，很快陷入了绝境。他们头顶茫茫大雪，脚腿埋在沼泽泥水里，没吃没喝，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支闯进西部洪荒地带的“黄金部队”，有三万多人，一

万多人已进入可可西里金场，有一万多人还在格尔木和青藏线上游动。虽然有八千人陷入绝境，未进金场的人还在跃跃欲试，呆望着风雪下的可可西里闪着金光的山头……

象谜一样深锁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可可西里，海拔都在5000多米以上，这里缺氧、寒冷、气候变化无常，是当今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冻土区，也是生命禁区，被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

新华社记者党周在一篇报道中说，“去年（1988年）一批淘金者在‘黄金梦’的诱惑下，冲进了可可西里的腹地，打破了可可西里草原的沉寂。然而，淘金者也付出了死亡67人的惨痛代价……”

昆仑山虽然吞噬了许多金农的生命，但并没有吓退黄金梦的西部人，到了今年（1989年），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象一支支草原大军，有的乘坐汽车，有的乘坐拖拉机，有的拉着架子车，有的徒步，争先恐后涌向昆仑山，结果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黄金灾难……

在党和政府展开救灾的日子里，既引来了大批支援人员，支援物资，也引来了记者、作家，把西部这块千古闭锁神秘莫测的土地，独具生活特点的人们的不幸命运，全国对西部人的关怀，以最快的速度、飞驰的笔尖变成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发出西部人的呼唤……

在我翻阅资料和听人介绍中，有一位女记者深入金场后写出的一些报道，曾引起我的注意。1989年6月13日，在《青海日报》重要位置上，以《各方支援全力以赴》为标题，把她深入灾区采访政府救灾的进展情况，作了详细报道，文章中说：

今年以来，由于该市黄金生产持续稳定，吸引了大批采金者。但是，正当采金队伍陆续进入矿区时，5月25日马兰山一带突降大雪，致使部分采金队伍在青藏公路1017公里以西受阻。8000多名金农，400多部大小车辆陷于100多公里的泥泞路段无法通行。5月26日，市政府接到现场告急报告后，立即派两台牵引车，5台链轨拖拉机送去了食品、药品等物资，并先后派去40名医护人员。5月29日，副市长史毅，省黄金公安处处长徐三德，海西州黄金管理站站长李长远等同志深入到矿区40余公里处，了解情况，布置救援措施，使矿区供应初步好转，秩序趋于稳定。6月1日，市政府就此事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了具体救援措施，成立了“马兰山矿区前线指挥部”，该部设在青藏线1017公里岔路口，由副市长史毅、省黄金公安处处长徐三德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同时，在市内各大单位暂借救援汽油50吨、柴油20吨，并组织各种大型拖拉机平板车等到现场救人，保证医疗药品、燃料、粮食等急需品供应。截止6月10日，市政府已向受阻地段派出各种救援车辆32台，运送汽油30吨，柴油10吨，并基本保证了食品供应。现在，救援工作还在继续全面展开。

省委、省政府对救援工作非常重视，副省长吴承志9日晚就此事打电话询问了情况，提出四点具体要求：有关部门必须把救援工作当作一项严重

和紧急的任务抓紧抓好。各采金县必须立即组织得力的救援队，限期赶到采金地区救援。如今滞留公路沿线的金农，一律不准再进入金场。格尔木市要全力以赴做好救援工作……

西部这场黄金灾害，也很快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也许金子太惹人爱，美国记者詹姆斯·泰森以醒目的《农民扔下锄头挖黄金》为题，详细报道了中国西部大淘金的兴起、形成，以及眼前这场灾难，报道中说：

……在过去 10 年中，有 40 多万农民放下了锄头，扛起镐头，离开贫困的村庄，从全国各地汇入了这股“疯狂的淘金浪潮”。

大多数淘金者到了西部的荒凉地区，在冰冷刺骨的山间小溪里捉鱼充饥，夜里则蜷缩在山腰上只容得下一人一镐的“耗子洞”里栖身。……

在亚洲的一些最崎岖的地带朝着青海走 3800 多英里之后，他（金农马贵财）发现那些地方多的是黄土。在早春多变的气候下，有些冻土已融成了深深的泥潭。马和另外 8000 名淘金的农民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地跋涉，雨水和雪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

在可可西里湖的“黄金坝”以东几英里的 16500 英尺的高处，这些浑身泥土、冻得发抖的淘金农民断了粮。

军队的飞行员曾两次试图空投面粉，但都没有

发现这些饥饿的农民。这些被困在空气稀薄的高处，泡在寒冷的泥浆里的淘金者当中有多人死亡。

.....

我们一行来到这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冷土上时，灾情还没有过去，大雪还在飘舞，虎啸似的狂风还在向草原上雪山下泥地里东倒西歪的星星点点帐篷袭击，饥饿寒冷的金农们穿着糊满泥水的脏衣服在挣扎。他们有的在推越陷越深的车；有的弃车而往金场里走，想到那里去挖上一点金子再出来；有的往青藏线上爬行，想逃生回家，另谋生计。有的一伙伙一帮帮，抬着伙伴的尸体，在风雪底下迈着沉重的脚步，发出一阵阵难听的哭吼声。有的汽车一脱险，就有人往上扔尸体好往外运送……

今年5月下旬……以后的一个多月里，这里雨雪霏霏，常常是一天之内连下四五场雨雪。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冻土表层开始融解，连日的雨雪使路面成了水洼地，路越来越难行。高寒、缺氧、患病，使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8、12、36、41……（新华社）

2. 1017 公里处

风雪底下，从泥泞的道路上开出来一辆 03-107890 东风牌汽车，车厢里遮盖着五床破旧被子，被子上边落着雪花，被浸透的血水溶化成红水，接着被寒风冻成红色的冰

块。

被头下边，露出五双僵硬的赤脚，全失去了血色。

司机叫马义哈二，他面容憔悴，深眼窝里网满血丝，一脸沮丧，修着车不和人说话。

“车上的人怎么死的？”救灾人员问他。

“饿死的，冻死的，打死的，都有！”马义哈二敲着空油箱说。

“什么地方人？”

“给点汽油吧，不然，开不回湟中县！”

救灾人员从设在 1017 路标下的指挥部帐篷里抬来半桶汽油给灌上，司机没有说谢，发动起车，挥挥手，消失在东去的风雪里。

马义哈二的汽车刚走，又有一队满身泥污，头发长得象野人的金农，步行从弥漫的风雪里用绳子拉扯着两具尸体爬出来，趴在青藏路标 1017 下哭嚎起来。

部队救灾拖拉机从沼泽地里，拖出一辆循化县清水乡一辆糊满泥雪的东风车，拉到青藏路上停下来，同志们围上去一看，司机韩衣布肿胀的尸体，已冻得僵硬在驾驶室里抬不出来……

一辆拉尸体的青海运输公司的解放牌汽车，从灾区里被拖出来快散了架，残缺的车厢板被牦牛绳子拉扯着，四个轮子有两个坏了，一歪一斜地怪叫着刚爬上 1017 处，一拐弯翻倒了，六具僵硬的尸体滚在路面上，阻塞了交通，惊得人们目瞪口呆……

在古代印第安人的心目中，黄金是“太阳的汗珠”，因为

它反射出太阳的光彩。

当它被人类赋予社会的属性，变成商品交换的手段——货币和财富与权势的象征之后，也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意识的“汗珠”。

它既反射光明，也折射出黑暗……

市长与金农

一具被脏布单子裹着的金农尸体刚刚被运到 1017，不料拖运尸体的手扶拖拉机车轮脱落，车身滚下路边深沟里摔坏了。

拉尸体的王成林、王明才守着尸体正在发愁没法运走，看到有一辆旅游部门的小车停在旁边，王成林便向前哭诉他们的不幸遭遇，要求帮助他们把尸体捎到格尔木。

车主开始不同意，后来暗示王成林雇车出金子，不然就滚远一点。

没有进到金场，人死在半路，哪来的金子呢？

没有金子就出两千块钱，再不要讲价钱。

王成林、王明才掏出三张准备到格尔木黄金公司退了换钱的采金证，每张八百元买的。

车主是办公的，眼下不是去倒卖采金证的时候，没现钱没金子车就要开走。

遭难的金农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正在指挥救灾的格尔木市市长何大安闻声赶过来，了解到这位死者叫韩国良，是贵德县杂让乡什扎村的砂娃子，在金场被雇主当成牛一样使用，累成重病给解雇了。韩国良工

钱没拿到手，没钱治病，发展成肺水肿，死在金场。父母就这么个独生儿子，王成林王明才是他的邻居，无论如何也要把尸体运回村去，不料来到 1017 刚上公路，手扶拖拉机出了大毛病，才苦苦相求顺路车往下捎运。

“好，抬到这辆车的后边。”何大安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了一眼那位戴着蛤蟆镜的车主，“运费回到格尔木你到政府来找我。”他又转向王成林王明才说，“格尔木你们金农的车多，到那里找个便车往回运，你们的采金证到黄金公司找李柏春退，就说我说过同意退！”

“谢谢，谢谢……”王成林王明才哭着说。

“韩国良保险没有？”何大安又关心地问。

“保了，保了。”王成林回答说。

“回去领上钱送到他家里去，要代我安慰二位老人……”何大安眼里也充满泪水。

“好，好……谢谢你了，何市长……”

一具尸体带着悲伤离开金场，离开 1017 向东运去，出现在亲人眼前的时候，还不知要演出什么样的悲剧。可有人还想发死人的财，从他那不满血的心上挖金子……

救灾民全力以赴

在黄金路上发生灾害的日子里，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一场“黄金救灾大战”。

何大安市长 1990 年 6 月 22 日在格尔木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 1989 年的黄金救灾时说：

这一年，为了增强经济实力，我们组织开发了黄金资源。但由于连降大雪，前往金场的八千金农、四百辆汽车途中受阻被困，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可可西里采金事件。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省州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动员全市各单位和广大军民，以救人为中心，集中力量开展了历时近三个月的救援工作，先后出动近千人（次）、耗资逾百万元、运送油料八十余吨、空投食品八吨，减少了伤亡人数和金农的经济损失。为了稳定社会，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对情绪激动的金农及时进行了劝回和退证工作，共劝回金农二千余人，办理退证手续九千余人，对一部分金农安排进入曲麻莱县和海西其它金场采金。稳定了金农情绪，减缓了救援压力。……

1989年6月6日，一队六辆大型铁牛55轮式拖拉机和一台进口4480拖拉机，隆隆地行驶在青藏线上，向着1017开进，昆仑山被震得在抖动。这是以老柴达木人何秀峰为队长的诺木洪劳改农场救灾队，他们根据格尔木市救灾指挥部的要求，急急开往金场执行救灾任务……

1989年6月18日，一队大型救灾车辆满载着油料等救灾物资，从西宁各汽车厂开出来汇集在青藏线上，翻日月山过倒淌河越险区黑马河，踏上了西去1017救灾的征途……

1989年6月25日，以一辆U35-1002军用吉普车为先导，后边紧跟着辛05东方红75大型拖拉机和U35-1036等

八台各类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向黄金灾区昼夜开进。这是汽车部队以张发权团长为首的救援队。

1989年6月28日，千里盐湖中的钾肥厂开出了长长的车队，越过镜子般百里盐桥，飞向1017……

1989年6月29日夜，格尔木市居民饭店餐馆一起行动，一夜之间烙出四千斤大饼，摆在街头等待车辆运往灾区救金农生命……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和海西各采金重点县乡的大小车辆，也穿梭似的在青藏线上飞驰……

1989年6月30日，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打破柴达木盆地天空的寂静，在格尔木上空盘旋几周后，在兰空周晓军中校指挥下降落在郊外机场。紧接着，一辆辆装满大饼、食品物资的汽车开过来，战士们迅速地往那庞大的机舱里装填车上的东西，希望它尽快地空投到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金农们手里去……

云罩雾遮的唐古拉上空，1989年7月6日也响起震耳的飞机马达声，两架“黑鹰”直升机从拉萨那边被调过来，飞越昆仑山救灾侦察，受困的金农们望着“神鹰”，雀跃欢腾，泪水满眶……

“看，这是1017！”长满圈嘴胡子的老司机姚平安停下丰田车，指着路边一块不显眼的青白石路标对我说。

路标约有四十公分高，多半截已埋进泥沙和积雪里。这是一块老路标，也许是当年慕生忠将军率领大军西进修筑青藏公路埋下的，前边不远有一块新矗立的路标已代替了它。

然而，望着它身上那变得灰白发黄的斑斑痕迹，会使人